

# 美国巴哈伊社团访谈\*

周燮藩

巴哈伊教是一个独立的、新兴的世界宗教。中国过去译为巴哈教,或根据其教义主张,译名为大同教。在很长的时间内,这个宗教不为世人重视。但在近几十年里,巴哈伊教成了发展最快的世界宗教,就传播的地区而言,仅次于基督教。今年5月,我们应美国太平洋地区发展和教育协会的邀请,走访芝加哥、巴尔的摩和洛杉矶,通过对巴哈伊社团的实地考察和学术对话,对这一新兴宗教及其在美国的发展留下一些深刻的印象。

## 灵曦堂

我们抵达芝加哥的当晚,就去参观了威尔迈特的灵曦堂。这是巴哈伊在西方的第一座灵曦堂。1912年,阿卜杜·巴哈亲手施放第一块奠基石。直至1953年,才举行落成典礼。和其他灵曦堂一样,底座为九边形,每边一座大门。上部是圆顶。建筑物通体白色,除雕饰的门窗外,遍布种种纹饰和各种宗教的象征图案。外表三层的门窗之上是圆顶,呈雕镂透空的花卉纹样。周围有九座花坛和九个喷泉,栽有各种花草树木。在夜晚的灯光辉映下,建筑物宛如一座象牙雕刻的工艺品,令人感到目眩神迷,叹为精美绝伦。审视整个建筑的造型,融东西于一体,寓杂多于统一,体现出庄重、和谐、典雅、清丽的风格。大概正因为如此,这座灵曦堂在1978年被美国有关部门定为“值得保存的国家文化资源”。

灵曦堂是巴哈伊教的宗教象征。在《阿格达斯经》中称 Mashriq'l-Adhkár,意为“在拂晓时赞颂上帝的场所”。在美国,巴哈伊教徒则称其为 The House of Worship 或 Temple。灵曦堂的九座大门,意味着对世界各宗教的信徒都开放,可以在里面诵读各宗教的经典,或吟唱这些经典的章节。巴哈伊教没有集体的公共礼拜。因此灵曦堂不设讲坛,不举行讲道,也没有教职事务,是教徒祈祷、礼拜和沉思的场所。巴哈伊教徒有时聚集在一起,共同参与礼拜,一般由个别教徒吟唱祷文或诵读经典,也可由一个小组吟诵。在威尔迈特灵曦堂内,仅有1200个座位,高高的圆顶中心,是阿拉伯文“啊,最荣耀者!”这是上帝最美的名字。每当拂晓时,晨曦透过镂空的圆顶照射进堂内,礼拜或沉思的教徒可以接受缕缕曙光,赞颂上帝的美名,感受灵性的体验。此外,灵曦堂周围还计划建立养老

\* 原载《世界宗教文化》1995年第3期。

院、孤儿院、医院、学校等社会服务机构。巴哈伊教认为,服务必须以礼拜为中心,而礼拜必须表现于服务。灵曦堂不仅是巴哈伊社团的宗教中心,也是服务社会,造福人群的场所。在这个意义上,建造灵曦堂可以说是巴哈伊教徒的宗教义务。

第一座灵曦堂建成于1920年,位于今土库曼斯坦的阿什哈巴德。后毁于地震。继威尔迈特灵曦堂后,乌干达的坎帕拉、澳大利亚的悉尼、德国的法兰克福、巴拿马的巴拿马城、西萨摩亚的阿皮亚和印度的新德里都建造了灵曦堂。1986年完工的新德里灵曦堂,以莲花为设计原型,由27块大理石花瓣组成。这种奇特的造型和优美的设计,使它现在成了世界闻名的旅游名胜。

## 巴哈伊研究中心

芝加哥的巴哈伊研究中心,成立时间不长,目前主要任务是建立文献档案、开设有关课程、在各地建立分支机构。该中心的主持人斯托克曼,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宗教史博士,现在致力于美国巴哈伊教历史的研究。《巴哈伊信仰在美国:起源,1892~1900》、《巴哈伊信仰在美国,1900~1912》现已出版。我们在芝加哥期间,他还专门打印了一篇论文《巴哈伊教在中国》,供我们参考。

中心的理事会成员伊曼博士,毕业于南加利福尼亚大学,在哈佛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,现在致力于道德教育:1993年5月,他作为瑞士兰德研究院国际教育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来北京,参加东方伦理道德传统与青少年教育国际研讨会。他对东方文化注重道德的传统非常赞赏,希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能走新的路子,即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振兴道德。

他们讨论说,巴哈伊认为,所有的宗教都源自上帝,是上帝的意志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显现,是同树之果,同枝之叶。亚伯拉罕、克里希纳、摩西、琐罗亚斯德、佛陀、基督、穆罕默德、巴布和巴哈乌拉被视为人类宗教史的九大使者。其中,巴布是巴哈乌拉的先驱,是其宗教使命的预言者。巴哈乌拉是巴布所预言的“上帝应许的显现者”。这些使者宣布的启示,以及他们创立的宗教,几千年来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思想行为。然而,由于人类社会的演进,除了各宗教共同涵盖的一套基本的、永恒的真理外,各宗教的组织形式、礼仪律法等,均须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更改。在今天,人类正从童年走向成年,宗教也在演进。巴哈乌拉作为上帝最新的一位使者,其使命就是要创立一个适应现代生活的未来社会的新型宗教。

他们解释说,其他宗教的信徒愿意接受巴哈伊信仰,不必放弃原有的信仰。人们应该保护各宗教原有的共同真理,放弃人为的教条和偏见。这就是巴哈伊通常所说的“在歧异中求统一”的意义所在。而且,他们还解释说,巴哈伊信仰没有神学,人们要做的是从巴哈乌拉和巴布的经典中,从阿卜杜·巴哈和绍基·埃芬迪的权威解释中寻求答案。巴哈伊明确反对盲目接受任何现成的教条和成见,鼓励信徒自愿和独立地追求真理作为己任。世界各地的巴哈伊社团,都倡导用自己的传统和语言去理解和实践巴哈伊信仰。因此,巴哈伊世界不是一花独放的园地,而是百花盛开的园地。

在讨论中,我们感到,学术化是宗教现代化的重要途径。用现代的学术语言重新解释传统,比较容易摆脱历史的包袱而与现代社会接轨。巴哈伊教的对自身学术研究,或许正是他们所说宗教走向成熟的标志。

## 马里兰大学的巴哈伊讲座

我们从芝加哥到巴尔的摩,负责接待我们的,是马里兰大学巴哈伊讲座教授苏海勒·布什鲁伊。他和国际发展冲突调解中心、文化和宗教委员会、犹太教研究中心联合组织“中美文化对话”的研讨会,主题是“道德教育和世界伦理的基础”,研讨会通过对各种宗教或文化传统的研究,审查这些宗教或文化传统在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上的共同基础,并寻求相互交流的方法和手段。

苏海勒教授在会上提出巴哈伊教的社会伦理主张,作为解决当前世界性问题的基础。他认为,巴哈伊教的目标是通过改造个人和社会,达到人类一体,世界大同。在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中,统一由家庭、部落扩展到民族、城邦和国家。时至今日,地球乃一国,人类皆其民——巴哈伊教追求的世界新秩序——不仅可行,而且也是必需。它的实现,并不要求消除种族、国家、民族、宗教的差别,而是要求抛弃一切种族、国家、民族、宗教的偏见。在这种世界新秩序之下,种种差别依然存在,但得以协调发展,使人类社会更加丰富多彩。种族、国家、民族、宗教之间的纷争、冲突和战争,将让位于和谐、谅解和合作。人类摆脱战争的苦难,卸下沉重的军费负担,将促进世界各地的经济发展和合作,进而消除贫富悬殊的现象。这是世界新秩序的初期阶段,是人类实现和平、友好、繁荣、幸福的世界大同的保证。为了达到这一初期目标,苏海勒教授认为,首先应做到:(1)以婚姻和家庭为社会稳定的基础;(2)男女平等;(3)保护环境和适度发展;(4)服从政府的法律和政策,(5)普及教育,重视道德教育;(6)使用辅助性的世界语言,以及辅助性的世界货币及度量衡;(7)调和科学和宗教。

巴哈伊教徒认为,为了消除偏见,缓和冲突,促进社会各方的谅解和合作,现在就应努力不懈,为“初期阶段”的来临铺平道路。同时,也为进而实现世界大同作出必要的准备。因此,尽管巴哈伊教徒人数不多,但在各种社会活动中极为活跃。早在1948年,巴哈伊国际社团就被联合国承认为国际性非政府组织。1970年后,被联合国委任为经济和社会委员会、儿童基金会等组织的咨询机构。他们积极参与健康教育、营养问题、农业、扫盲运动、基本教育等发展计划。1993年,马里兰大学把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冲突双方的大学生请来,通过对话增进双方的理解。我们感觉到,巴哈伊教的社会伦理主张及其积极活动,也许是它近来获得迅速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。

## 美国的巴哈伊社团

我们访问的最后一周,在洛杉矶较多地参加一些巴哈伊社团活动。按照巴哈伊教规定,每19日为一个个月,每月的第一天要举行灵宴集会。这是巴哈伊社团较为经常的宗教活动,主要内容有祈祷和吟诵经典;磋商教务;简单会餐和文娱活动。我们在美国的印象是并没有严格按照19天一次灵宴节的规定办,但聚会仍是受欢迎的。在我们接触的巴哈伊教徒中,伊朗的移民较多,不同信仰的配偶组成的家庭较多,社会边缘成分的居民较多。当然,我们接触的教徒中,文化素养和社会地位较高的成员也不少。因此我们想到,在美国这样的多元化社会中,不同文化背景的人,在巴哈伊社团生活中可以找到一个高雅而又融洽的社交场所。一个注重道德和文化的社会群体,确实具有较大的吸引力

和凝聚力。这恐怕也是巴哈伊社团在美国获得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。

我们在洛杉矶,也是在美国访问期间的一个感受,是巴哈伊教徒中洋溢着对中国、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。许多人多次到过中国,经常谈到对中国的美好印象。有的人没有去过中国,则表达了希望访问中国的强烈愿望。很多人在和我们接触时,向我们学习几句简单的中国话,如:“你好”、“谢谢”、“再见”等。在洛杉矶的一次晚会上,一位世界银行驻中国的代表发表长篇讲演,谈他在中国工作期间的观感,以及对中国文化逐渐加深的认识。讲演者讲得动情,听讲者听得入神。讲演后人们报以热烈掌声,并过来与我们握手,表示对中国的赞赏和友谊。讲演者的妻子是一位印第安妇女,她对我们说,她曾多次遇到中国人向她问路,他们把她当作中国人,而她以此自豪。

巴哈伊教徒对中国的感情是有宗教根据的。巴哈乌拉的长子阿卜杜·巴哈,从九岁起一直跟着他的父亲在监禁或流放中生活,虽然他从未到过中国,在1912年获得自由前也从未接触过中国人,可是他在狱中就已认定中国和中国人民有着伟大的前途。他在100多年前写道:“中国是未来的国家”,“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资源,其前途必然光明无比”。“中国有最大的潜力,中国人追求真理最为诚挚。”他还说:“在中国,一个人可以教育培养许多崇高的人士,他们将成为人类世界中的明亮烛灯。”他的这些名言,被一些教徒抄写在纸上,挂在客厅里。

在与巴哈伊教徒对话时,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追求世界大同的理想,中国哲人关于社会伦理的主张,常常与巴哈伊教义不谋而合,他们感到既惊奇又兴奋。他们认为,人类的优秀思想都出自同一本源,同样是指引人类社会前进的明灯,通过对各种文化传统的学习,人类可以体认上帝的意志及目的。他们还认为,凡是信仰和实践同样高尚教诲的人,即使不知巴哈伊之名,也可视为巴哈伊教徒,也许他们会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待中国人。

另外,巴哈伊教所追求的世界新秩序,是要创造一种超越国籍、种族、肤色、语言、文化及宗教信仰隔阂的世界文明。他们认为,目前的世界中,东方需要物质方面的进步,而西方需要精神方面的进步。如果东西方通过交流和融合,互相取长补短,即可进入世界大同的和平时代。在这种主张中,他们对于中国文化寄予厚望,希望中国能恢复几千年来的崇高地位,在人类历史的新时期扮演重要的角色。